

17.02

大冶文史资料

89

第四辑

大冶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大冶文史资料

(第四辑)

14187/05

大冶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十月印

目 录

我在上海孙邸的一段经历	曹文锡 (1)
大冶巨富殷益成兴衰史略	殷显扬 (9)
有关敖大印的传说故事	明秉刚整理 (24)
缅怀白求恩大夫	刘朋来 (35)
陈毅派我去上海建立秘密兵站	蔡达之 (53)
回忆鄂东南兵工厂厂长一詹霞东 ...	刘士杰 (58)
抗敌演剧队在大冶	陆建刚 (61)
保安汉剧团的始末 杜文汉 张友家笔述 李剑荣整理	(67)
著名汉剧演员陈凤钦父女	陆建刚 (72)
柯云谷装疯戏日寇 柯友孝笔述 李剑荣整理	(80)
日机袭重庆 窒息死万人	刘如九 (83)
我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新乡军事调处三 人小组的前前后后	张国甫 (90)
血水塘的由来	柯 群 (101)
日机轰炸大冶城的一天 明瑞银 口述 明秉刚整理	((104)
匪首成渠	政协西畈乡联络组 (109)
民国时期的初等教育概述	刘 兵 (119)

土地革命时期的大冶苏区教育 ...	刘 均	(126)
民国时期大冶地区的特种教育 ...	刘 均	(133)
冶城旧街	黄振余	(137)
周福益的水竹篮	石学海	(142)
金牛特产——千张皮	吴志雄	(144)
大冶云雾茶	石学海	(147)
金堤桥史话	石学海 明秉刚	(148)

我在上海孙邸的一段经历

曹 文 锡

从上书说到让位

记得在童龄时，先父亚伯公每从海外（或外省）返乡时，即向我讲述中山先生为要驱除鞑虏，还我河山的种种故事。归纳起来大约是这样的：

清廷于甲午对日之战（1894）惨遭败绩，忍受重大屈辱。其时中山先生即曾上书李鸿章，痛陈政治得失，希图改革，无奈李鸿章一味因循泄沓，始终不予理会。中山先生认为国事已无可为，乃毅然远走檀香山，开始组织兴中会，专心致志于国民革命，号召海外各地华侨，推倒满清。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山先生将兴中会由檀香山迁往日本东京，不久即易名为同盟会（按：先父亚伯公为最先签名倡导易名之第一人）。其时留学东京之中国青年甚多。监于清廷干

预，国事螭蟠。故参加同盟会者夙宵相望，在短时期内，会员即分布于欧美及南洋各地；华侨为了推翻满清，努力捐输，亦成风尚，从同盟会成立第三年起，在国内即有“惠州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起义”及“广州（黄花岗）起义”，虽然四次皆未成功，而清廷已经胆战心惊。致于每次起义所需财力支持，多出自各地华侨，所以当时称“华侨为革命之母”，这句话真是确切不移。

武昌辛亥革命起义成功，清室逊位，中山先生从海外返国，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但彼时袁世凯在北京拥兵自重，心怀叵测，中山先生为了国家前途，绝不贪恋高位，毅然谦让总统职位，举袁世凯以自代，期望国家统一，国富民强。

袁世凯既获大位，野心毕露，居然违背誓言，毁弃约法，视革命党人如仇敌，辜负中山先生让贤为国之初衷，此后的种种演变，本文不多加赘述，以下文字，纯为忆述本人于1915年初，在上海得拜识中山先生与宋庆龄夫人的种种经过。

见过许多叔伯辈

我在十余龄时，因饱受先父亚伯公不断灌输革命思想。即抱有以身许国之志，加之生性活泼，善伺人意，因而极获先父之钟爱。自民国肇建，我即离乡一直伴随先父左右。当时我随先父致上海，先铺居于法租界麦赛而蒂罗路六十二号，是时中山先生已再赴日本，重组新党，但先父与留在沪上之多位革命人物，多有往还。在我记忆中的有黄克强、宋教仁、林述庆、蔡松枝、陈其美等诸前辈，我因随着先父，均得一一相见，并遵先父谕示，若非呼之为“某叔叔”，便呼之为“某伯伯”，其中最大方慷慨的首推林述庆，次为陈其美，因他两位曾多次给钱我买书籍，买糖果，并常抚摩着我的头部叫我是“小曹”。

初见先生与夫人

到了1914年，中山先生由日本返回上海，主持讨袁大计，下榻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一号。有一天中午，中山先生特派其座驾车（记得是一部既老且旧的老爷车）来麦赛而蒂罗路我家门首。随车而来的人，人见先父，说中山先生有要事面商，促乘车前往；在匆忙中，先父嘱我亦随行。

车抵环龙路，中山先生寓邸门首站有一个着

白色制服的安南巡捕，据说是法租界巡捕房派来保卫中山先生的。我随先父下车进门，院内即走出一位青年侍卫，将我们迎进楼下大厅，并请我们上楼。原来中山先生已站立于楼上梯口，遥向先父打招呼。

我尾先父登楼后，中山先生却注视我，先父于坐定之前，先指着我向中山先生介绍说：“这是小儿文锡”。

接着又吩咐我说：“文锡，让你开开眼界，这就是我常常向你讲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快来拜见。”

我立即行前一步，恭恭敬敬地向中山先生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当中山先生正笑着“啊、啊”两声时，先父又对我说：“民国时代的总统，等于旧时代的坐帝，从前见了皇帝要三跪九叩，现在是民国，见总统鞠躬就够了”。

我听先父这么说，深恐礼貌不够，又郑重地向中山先生深深再鞠躬，这么一来，引得中山先生呵呵大笑，并摸着我的头说：“你很机灵，读书一定很聪明，你要立志做曹亚伯第二，跟父亲一样，将来替国家做一番事业。”

在鞠躬谈话期间，宋庆龄夫人已从楼下走上楼来，正好欣赏到这一幕。先父立即叫我向宋夫人行礼，我又来了一个九十度的大礼，夫人亦显现出满面春风。

夫人曾说我很坏

因为先父和中山先生有重要的事情要交谈。宋庆龄夫人不等我坐下便对我说：“文锡！我带你到楼下花园里去玩，让先生和你爸爸好好谈话。”说着便拖着我一同下楼。

来到花园里，我才仔细端详，原来宋庆龄夫人不仅年轻貌美，而且言谈和举止，犹如一位小学教师一样，她除了拿许多糖果点心给我吃之外，还教我打高尔夫球。这玩意儿在当时来说，太新奇了！花园里虽然不是高尔夫球场；但在草地上却也稀稀落落地有几个窟窿，在夫人的指导下，玩得特别起劲。

宋庆龄夫人曾询及我的家庭状况。我都据实告诉她：“我的老家在湖北兴国州（现大冶），近几年因时局不稳，家父常带着我在身边，跑了不少地方，让我多点见识，我还准备往英国留学！”

夫人听我这么说，也鼓励我去留学，应该多

学点新东西。在楼下花园里玩了将近两个小时，已经日色偏西，先父才从楼上走下来，并叫我进见朱执信叔叔。

原来朱执信这时在中山先生寓邸任机要秘书，就在阁楼亭子间里办公。我除了向他一鞠躬，还叫了声朱叔叔。

我们临行前，宋庆龄夫人在楼下大厅里笑着对先父说：“你家的文锡很坏，你要好好地教导他。”

先父听了先瞪了我一眼，问道：“他是否在花园里乱搅一通。不听夫人的话？”夫人答道：“并非不听话，他却不时地向我盯着，呆呆的凝视！”

先父听后才哈哈大笑：“这不关文锡的事，只怪夫人长得太美貌高贵了！”此语一出，不但夫人笑着摇头，连站在旁边的朱执信也忍不住笑了。

提起曹亚伯第二

以上的情节，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山先生和夫人的经过情景。记得那次从环龙路回到家里后，我曾很天真地向先父说：“今天中山先生封我为‘曹亚伯第二’，我将来长大不愁没有官做啊！”先父立即十分严肃地向我告诫说：“你小小年纪，不要胡

思乱想，中山先生是鼓励你读书要努力，做事要尽责，要爱国家，文锡！我虽爱国，我虽然一直竭忠尽智的协助中山先生；但我是不同意做官的，因为做官并非一件光荣的事。从前满清的官，可以花钱买来，捐一笔钱，便可以获得一个官衔。现在是民国，情形不同了！要有学问和知识，更要有技能与经验，才能替国家办事。你将来投身到国家社会，最重要的是要道德良好，非法的金钱不得收受。你目前要努力读书，将来到外国去留学，更要加倍努力，如果学业不成，即使你是太子，也会被人看不起的。”

老父这次给我的一番教训，令我印象深刻，至今难忘。自从这次以后，记得又跟着先父去过环龙路三、四次，中山先生一见到我，每每戏呼“曹亚伯第二”，宋庆龄夫人则一直唤我为“文锡”。

尾 语

我当年在上海环龙路孙邸，曾影有照片多帧，其中与宋庆龄夫人在楼下花园中之摄影，亦

不下五、六张，记得其中一张是：孙夫人跌坐于小池畔之草地上，我则匍匐于地，昂首支颐，鸟语花香，情景如画。但我于三十余年前由四川沿江东下，问道来港时，途次湖北沙市检查站，竟被检查人员随其它文件一概予以没收，当时身在逃荒途中，无可如何也。

大冶巨富殷益成兴衰史略

殷 显 扬

提起殷益成，阳新、鄂城、大冶不少老人至今还记得他家是晚清时期大冶的巨富，而且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也颇有盛名，但殷益成不是人名，而是一个商号，这个商号传了四代人，经历了兴起—鼎盛—衰败三个阶段，近百年历史。

(一)

殷益成这个家的兴起，是从殷历伟开始的，殷历伟的父亲是个太学生，但家境并不富裕，也不图仕进，而以“课耕课读，勤俭持家”为务，逐渐积累了一些资财，到了殷历伟考中了秀才以后，进一步提出“治家如治国，术业者士农工贾”全面发展，于是由农到商，把他家经营的小摊贩扩展为“殷益成”小铺店，实行亦农亦工亦商，并且亲自外出做生意。开始是把自己种的棉花织成棉布，在自己的小铺店里出售，由于自种自织自售小打小闹已不能满足，就组织劳力外出收购棉

花运回来加工，织成棉布，然后又请人挑到外地去换取棉花。这样，由小到大，由近到远，由单一经营到多种经营，生意越做越大，这时殷益成不仅经营布疋棉花，还经营杂货，染坊，搞粮食加工等等。粮变钱，钱经商，初步构成了一个经济实体。到了殷历伟的儿子殷世恺时，家产就厚实多了，但家教的宗旨仍然不变。殷世恺治家有方，厉行“缩衣节食，区画综理，井井有条”，连他老婆也要“推髻操作”，不得吃闲饭。那时他家已发富了，平时有一百多人吃饭，并立下了许多规矩，吃饭主仆同灶，吃的米是簕子造（用木簕子簕出脱谷壳的糙米），初一、十五方可加添荤菜，这些规矩一直沿袭到多年。

殷世恺在他父辈原有百来石田的基础上又陆续购进不少田地，用近田近地请长工或雇短工耕种，稍远一点的田地就出货收租，一般田每亩田六分租，好田七分租。租是很重的，也是很苛刻的。

殷世恺精明能干，善于理财，当时社会上留传有殷世恺水捞银的传奇故事，查阅殷氏宗谱，确有记载，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年殷世恺带

领三个长工到江西广信县一个山镇去放布兼收匠帐，时值粤兵攻打吴楚，战火纷纷，兵荒马乱，不大安宁。殷世恺和长工一道将收拢的银锭暗暗打了包，刚好一人一担，准备不日起程，但心里总觉不安，时刻提防，当临行的那天早上，起来看看天气很好，准备上路，又打听到战乱即至的坏消息，便忙对店主说：“大难至矣，我将走了，你也避避吧”。当他们走不多时，不知底细的店主还在摇头不信，然而不久，街头却传来了喊杀声。粤兵到了山镇，全镇被洗劫一空。殷世恺他们离开山镇后，半道上正碰上乱兵在沿途打劫，于是他们急中生智，忙把担子放下，将银包丢到路旁下边的溪涧中，各人逃命去了。经过几番周折，最后都回到了殷祖。第二年殷世恺又和这三个长工同往江西广信县那个山镇，住在原来的客店里，想到那丢银包的地方去看看，却原来是个汇水弯，现出淤泥一潭，他们以为银包早已被人捞走了，但又不大甘心，于是叫长工下去打捞，结果从泥中把银包全部捞出来了，分文不少。这就是水捞银的故事。后来他把这几担银子挑回家后，投资到黄石港开设殷介福药店（现黄石市

制药厂)和殷益成杂货铺;从而占据了长江边的码头,生意日益兴隆。接着殷世恺又把棉花行设到黄石港,花行生意也日益扩大,由江南做到江北,由陆路做到水路。把收购到的大批棉花,源源不断地运往南京、上海、宁波等地纱厂去销售。先用船运,由于运费过高,利润较薄,于是改用竹木捆扎成排,放入江中以排代船,货到地头连竹木一起卖掉。经盘算发觉卖木材的利润超出卖棉花利润的数倍乃至数十倍,有大利可图,因此随即改变贩运棉花为贩卖木材,组织人力,财力分赴江西、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收购木材。凡是产木材的地方,只要能通长江的山溪小港,都有殷益成的木材收购站。木排业迅速发展几乎控制了长江中下游流域,沿江都是殷益成家的木排。至此殷益成不仅拥有雄厚的商业资本,而且占有良田万亩,成了大冶的巨富。

殷世恺苦心经营的殷益成,到底有多少家底?由于历史的变迁,无法仔细考证。不过当时殷益成家有“千石良田万两金”的传说,看来不是虚夸的,因为他自己占有良田八百石,再兼管殷氏公族的田地二百石,合计1000石,以每石12

市亩计算，就是一万二千亩。尽管如此，而殷世恺当时还是个土财主，不重穿戴，也不露富。直到儿子殷祥斋开亲办喜事时，才开始讲排场，摆阔绰。殷世恺的儿子殷祥斋与兴国（阳新）洲的武榜眼秦贤坊（又名秦九代）的女儿开亲（秦九代的来历是：秦贤坊幼年家境贫寒，一次请一位阴阳先生在他屋后一块菜地上看风水，那位阴阳先生说：“那有一座穴地，只怕发不到你名下，要等第九代哟”。秦贤坊说：“我把第九代太公坟移来，不就发到了我？”所以人称秦九代），上门认亲时，穿着不太讲究，彩礼也较平常，受到了秦九代的奚落。回来后告诉其父殷世恺，于是殷世恺确定在迎亲时“掰本”。迎亲的那天，他让儿子殷祥斋穿上特制的长衫，外套狐皮袍，座上八台金顶大花轿前往秦府迎亲。前面有全套乐器演奏，后面有旗伞半幅銮驾等执事。花轿后跟随有铙手、差役近百人，一路上吹吹打打好不威风。席间，殷祥斋不断宽衣，脱了一层又一层，直至现出珍珠衫，使秦府亲朋为之一惊。第二年秦九代要来过门，殷世恺又积极筹办亲家过门。他有意通知殷益成在外的各大商号帐房，把元室银子在